

情報掇客

〔台湾〕 费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247.5

I247.5

618:(1-2)

PK

客 捐 報 情

I207.5

71531

<上>

[台湾] 费 蒙

《称王》

内容简介

人称“天下第一大骗”的骆驼到夏威夷“度假”，在慈善舞会上，一位窈窕淑女欣然与之共舞。该美女把刚窃得的一串价值 10 万美金的钻石项链偷置陶醉中的骆驼之身。骆驼将计就计，命人在珍珠港海军招待所 9 层楼外的空中，截获了苏联间谍机构派遣的女飞贼刚窃取到手的美国军事情报。后以瞒天过海的手法，用一文不值的新式化粪池图纸，骗得苏间谍机构的 65 万美元。为寻觅此情报，苏间谍用奇异的美人计勾住了骆驼的风流义子，美国警方亦大动干戈，使这场国际间谍战更加动人心魄……骆驼骗术极为高超，几凶化吉，令人瞠目结舌。这份情报究竟藏匿何处？谍海中的各路人物究竟孰胜孰败？不读至末页，难晓鹿死谁手。

全书故事以骗对骗，骗中有骗，情节扑朔迷离，险象丛生，悬念扣人心弦，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峰回路转之余，莫不惊叹其书构思绝妙，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

目 录 (上)

第一章	火奴鲁鲁之夜.....	(1)
第二章	神秘飞天艳贼.....	(34)
第三章	窃案外的窃案.....	(69)
第四章	强盗遇着打劫.....	(103)
第五章	情报掳客买卖.....	(136)
第六章	险中弄险逞能.....	(170)
第七章	金蝉螳螂黄雀.....	(204)
第八章	牢房里的上宾.....	(238)
第九章	人争气佛争香.....	(271)
第十章	败兵之将言勇.....	(306)

檀香山

第一章 火奴鲁鲁之夜

Honolulu

夏威夷是举世公认的世外桃源，是爱好旅行者所向往的观光胜地，观光事业之发达，为世界之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美国太平洋防线的前卫，战后更成为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军事战略中心。因此，军事家称它为太平洋的心脏！

檀香山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降下了西北航空公司的子爵式豪华客机。

机场内迎接旅客的人潮拥挤不堪，军警林立，显示着有什么特殊的人物要搭这班客机光临。

基督教什么基金福利会，还有什么残废儿童赈济福利会，盲哑福利会……等十余个慈善机构，全用白帆布做了布招，上书：“欢迎美国石油大王布鲁克先生、夫人莅临火奴鲁鲁”。

负责这位贵宾光临期间安全问题的是一位华人探长——刁南成先生。

在客机还没有在跑道降落之前，刁南成早已经是满身大汗，晴日当空，整个机场象在蒸笼之下，人潮又那样拥挤，这不是闹着玩的，夏威夷刚被纳入为美国一州！美国以纳税人为第一爷爷，石油大王是纳税最多的爷爷的爷爷之一！总得要侍候周到，千万出不得岔子，否则，别说是刁南成探长的饭碗会给砸掉，恐怕，就连市长也成问题。

那位肥矮的市长大人西装笔挺，恭立在机坪进口道的大门之前，据说要呈献什么“火鲁奴奴之钥”。

豪华客机已由跑道滑向机坪，流动的上下扶梯已推了过去，好事的新闻记者已如一窝蜂似地冲上前去，准备抢他们特写镜头。

刁南成探长向他的弟兄一招手，立刻在机坪的四周布防，四辆武装警察的摩托车和一辆豪华大轿车已在机坪旁等候着。

他们在等候和恭迎一位特权人物下机。

机舱的活门滑开，领先穿出来的却是一个其貌不扬，怪模怪样的华人，惺松眼，朝天鼻子，突嘴唇和两枚大龅牙。

他的个子不高，干干瘦瘦的，戴着一顶宽豹皮边的大草帽，金山伯式的达克龙西装，显得有点陈旧，手提一只破旧的旅行袋，便由豪华客机上顺扶梯落下来了。

刁探长怔了一怔，这个人似曾相识，为什么他会在这时候到檀岛来呢？

这一次迎机的节目较为特别。

在通常一般对观光事业较有研究的国家，在他们的“大门”前设置有他们专有的特别节目。

檀岛就是如此，机场上雇有大批的穿草裙的少女，她们的任务，是在客人下机时表演“呼拉舞”。

今天表演“呼拉舞”的少女增加了三倍，排成长龙，呼拉音乐响了，少女们象水蛇般手舞足蹈，抖过来又扭过去，乳波臀浪，煞是好看。

刁探长还是在盯着那位似曾相识形状古怪第一个下机的旅客。

“啊！骗子祖宗，骆驼……”他想起来了，刹时间，血压向上一冲，就感觉有点晕淘淘的，浑身的臭汗变成了冷汗，不免起了诅咒：“为什么就赶得这么巧，这个王八蛋的骗子，居然赶在这个时候来到檀香山？……”

每有旅客下机，必有穿草裙的少女上前喊一声“阿路哈”给旅客的颈上套上一个花环，还香了香脸孔，假如是土包子的话，不会昏倒才怪。

旅客鱼贯而下，石油大王布鲁克先生在机舱门口出现了，个子高大，浓眉豹眼，口叼特制的雪茄，一副得克萨斯州牛郎的打扮，一揭帽子，露出个大秃头，立时机场上欢声雷动，掌声响彻云霄。

刁南成却慌慌张张地朝那形状古怪的旅客赶了过去，劈面就说：“妈的，大骗子骆驼！你怎么也来凑这场热闹了？”

那形状古怪的家伙一怔，向刁探长上下打量了一番，猛然想起对方是什么人了，立时两眼一瞪，皱起朝天鼻子，露出大龅牙，满嘴喷唾沫，说：“刁那星！你未免太不上路了，多年不见，见面就喊我大骗子！”（注：“刁那星”是广东骂人的口头禅，和“他妈的”意思相同，刁南成和刁那星谐言相似。）

刁南成正色说：“哼！你本来就是骗子，名气之大，本来只限在东南亚

一带，现在却闹遍了全世界啦！”

骆驼反唇相讥说：“妈的！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过是卖水牛肉出身的！”

“呵！”刁南成被兜了底牌，形色有点尴尬，但仍是一派官腔说：“我警告你！到檀香山来，不得做任何案子，否则我是扯下了脸皮不认识人的！”

骆驼耸了耸肩，说：“你是以什么身分向我说这话？”

刁南成说：“檀香山的治安由我负责！”

“喂，原来是做了鹰爪了，怪不得神气活现的！”

“现在我是劝告你，你在香港做的案子，搅得天翻地覆，相信钞票也进帐不少，不必再在我的地区胡来，卖我一个老交情，要不然，到了最后，撕破了脸大家难堪！”

骆驼说：“这倒还象句人话，不过我也警告你！我现在的身分是一位教授，以后的称呼要好听一些，我是到檀岛来度假的，观光观光一番！你见面就咒我是骗子！也许是你闲着无聊，想向你的主子加以表现，那末我倒可以露两手给你瞧瞧，让你别闲着，包管你忙得象灰孙子一样！”

刁南成喃喃说：“我有权驱逐你出境的！”

“到时候求我都来不及了，还会驱逐我出境么？我敢和你打赌！”

石油大王布鲁克夫人也在机舱的门前出现了，她是一位金发女郎，十足的美人胚子，假如不是布鲁克的那份财富，真可谓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新闻记者的镁光灯噗噗闪个不停，不久，武装警察和便衣全进入了机坪，使迎机的人群分开，保证布鲁克夫妇进入了机场大厦；据说布鲁克在机场的会客室还要开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那是儿童福利基金会和妇女会等的慈善机关为他安排的。

刁南成的形色紧张，不时拭着额上的汗珠，他的西装口袋是鼓鼓的，露出了粉红色的一片纸角，骆驼顺手将它抽了出来，是一份请帖，是儿童福利基金会等的十余个慈善机关联合所开的慈善舞会，上面附带了注明恭请布鲁克先生和夫人主持义卖，布鲁克夫人并捐赠一串共有十八克拉的钻石项链当场拍卖。

骆驼笑着说：“新兴的暴发户，有了几个臭钱，便到处猛骚，这个热闹，我倒可以参加一份！”

慈善舞会在火奴鲁鲁郊区的大地主、沙哇奴爵士的古堡式大厦里举行。

骆驼毫不客气地便将请帖贴身藏起来了，随着旅客熙熙攘攘地出了机坪。

布鲁克先生的那一方面，是相当的热闹，会客室内摄影机、电视接收机、录音机、麦克风摆得琳琅满目。

新闻记者象甜果酱旁的苍蝇，围绕着猛打转，骆驼却注意到另一方面没有人注意到的，就是最后下机舱一位身材高大的旅客，架着深度的太阳眼镜，手中提着一只锁链的手提包，链子锁在他的手腕上，那只皮包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了。

他走出机坪时，前后左右有七八个便衣把他保护着，不露任何形色，所有在机场上的人全都注意着热闹的那一方面去，火奴鲁鲁的市长，正在呈献“火奴鲁鲁之钥”。

布鲁克先生发表谈话了，满嘴得克萨斯州的土音，他说：“我和新婚妻子到火奴鲁鲁蜜月旅行……我到火奴鲁鲁来没有什么好的贡献！我美丽的妻子打算义卖一串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项链！捐赠给火奴鲁鲁贫穷的市民！”

立时又是欢声雷动，掌声好象是要把这间机场大厦给爆掉似的。

其实十万美元，对布鲁克先生等于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阵喧嚷之后，记者招待会就此结束。

骆驼却注意着那高大戴太阳眼镜的神秘客人，由一批便衣象押解犯人似地悄悄进入一辆黑色汽车，又悄悄地走了，布鲁克的这方面的热闹还未有完，机场大厦的门前驶来了八辆武装整齐的警察摩托车，那是给布鲁克先生开道的，背后跟着的是一辆一九六三年出厂的凯地拉克冷气轿车，一位警官立正启了车门，布鲁克先生和夫人有说有笑，作一派亲热状进入车厢去了，市长的座车为他们殿后，八辆摩托车一齐启动，好不威风，警报响了，呜，呜呜的，摩托车冲开了人潮，布鲁克先生和他的妻子还在车厢内深出头来，不断地向群众挥手，太空人环绕地球八十八匝回返地面的欢迎场面，也不过如此。

摩托车远去了，凯地拉克冷气轿车远去了，机场前的热闹也就此结束，回复了平静。

骆驼心中想，布鲁克先生的这一方面虽然显得十分热闹，但却还不如那静悄悄溜走的神秘客的那一方面重要呢。

旅行社的“蚂蝗”过来拉生意，他们是专门介绍观光饭店拿佣金。刁探长擦着满额大汗，他得感谢上帝，机场上的秩序从没有这样乱过，还好，总算没出什么意外，布鲁克先生安然离开机场，他的责任到此告一段落。

他又赶出来趋向骆驼说：“骆驼，我们是老朋友了，看在老朋友的分上，到檀岛来千万别做任何案子，一切拜托！改天我招待你到威记基海滩去吃龙虾！”

骆驼不乐，悻然说：“你这人怎么搞的，婆婆妈妈的真有点烦人，谁说我到檀岛来做案的？”

刁南成冷笑说：“我只是关照你而已，喜欢做案的人，贼性不改，老爱犯毛病的！”

骆驼听见贼性不改四个字，更是满肚子的不高兴，确实的，骆驼到夏威夷来，纯是听医生的吩咐，是来接受阳光和海洋空气，等于是调养身体，他做梦也没考虑过要做什么案。

刁南成左一句“骗子”，右一句“贼”，骆驼甚感不是味道，将他至夏威夷来休养的情趣完全毁了，心中想，刁那星这小子不上路，就算不做什么案子，也要给他一点苦头吃吃。

骆驼已经进入一辆“蚂蝗”汽车里，复又探出首来说：“刁那星，我没打算在檀岛做什么案子，我向来旅行在外，有不接受任何招待的好习惯，威记基湾吃龙虾之约可以免了！今晚在沙哇奴爵士古堡大厦再见！”

刁南成一听骆驼要参加沙哇奴爵士的慈善舞会，不禁又起了一阵战栗，他喃喃说：“谁邀请你的？”

“噢！”骆驼一搭肩，表示平常地说：“你知道吗，我骆某云游四海，交遍天下朋友，布鲁克夫妇亲自邀请，我实在不好意思不接受呢！”说着，一扬手，让司机启动而去。

刁南成自然不肯相信骆驼的话，骗子的话十有九成是假的，骆驼怎会和布鲁克搭上讷的呢？难以置信，哼，这小子不怀好心眼，也说不定就白撞了，晚上慈善舞会所到的全是贵宾。

“嗯，不行不行，今晚上一定要严格核对请贴！假如骆驼胡来！我要叫他当场出丑！”他喃喃自语。

他的一辆专用的警车已驶至他的身旁了，刁南成拿起麦克风，通知机场附近戒备着的警车说：“刚才在此驶出的一辆‘蚂蝗’小轿车一六六六七号，将它盯牢，看它送客人住进什么旅馆！”

沙哇奴爵士的古堡大厦，位在火奴鲁鲁近郊的一所农场附近。

那似乎是西班牙古式的建筑物，它虽是古董，但是庄严而伟观。

是夜，古堡大厦，灯火辉煌，门前车水马龙，所到的来宾男的是一式的燕尾大礼服，女的是袒胸露背，各显豪华，充满了珠光宝气，各式各样的拖地晚服，争奇斗艳。

尽管这宴会是极其上流社会的宴会，所到会的几乎都是富商巨贾政府要员。

但是在暗地里的一方面，治安人员却也忙得团团转，因为擅于砸饭碗的社会名流，政府要员全在宴会上，警察局长也亲自出了马，武装警察由农场的大门口直排到古堡大厦的门前，便衣警员更不用说了，在各处活跃着，谨防肖小分子混迹客人之中。

沙哇奴爵士是檀岛显要人士之一，富甲一方，他的土地足够建立一个小型王国，但是他有爵士其名，而没有人知道他的爵士封号打哪儿而来，究竟是哪一国的爵士。

有人说他是玻里尼西亚纯种卡美哈王族的后裔，他祖先的爵位也是卡美哈美哈国王所封的，也有说他是西班牙王国的爵位后裔，也有说他是英国或是德国移民过来的，更无稽的是，有人说他是俄罗斯沙皇的贵族。

但是不管怎样，沙哇奴爵士就是爵士，反正大爷有钱，谁也不必考据他的爵士头衔是打哪儿来的。

由那广大的农场的进口处，直至那座古堡大厦的门前，全悬挂着沙哇奴爵士的标志！那是一只中古世纪的盾，上有头盔，斧头，宝剑和一条毒蛇，花花绿绿地煞是好看。

这宴会也纯是封建式的，大门的进口处有着一个穿燕尾服的侍仆专门负责“唱名”！任何客人到会先得送上请帖，负责“唱名”的侍仆便以手杖击地，高声唱出来宾的姓名和官衔。

总之，一切都是宫廷宴会的派头，凡是接有请帖的来宾，来头都不简

单，不是有钱，就是有势，很多想向上流社会高攀的，想挤也挤不上呢。

但是在女宾之中，身分就比较复杂，因为每一张请帖都可以邀请一位女士作伴，这其中除了太太之外，大多数是属于情妇，这样便什么样的女人全有，有交际花、电影明星、歌伶，甚至于应召女郎。

刁南成探长是鹄守在大门口间的，他最要注意的是女宾，假如被混进来一个女扒手的话，他准砸饭碗。

来宾陆续抵步，侍仆继续“唱名”，手杖不断地击着地板。

“罗勃史丹奴上校，与上校夫人！”

“华特纤维化工厂董事长——密斯特彼德陈，与密席丝陈！”

这会儿，门前驶来一辆豪华汽车，首先走出车厢的是一位檀岛水仙花后谭小姐，跟着是一位国会议员，再出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女郎，再出来的，怪了，那是大骗子骆驼，瞧他那身夜礼服打扮，“穿了龙袍也不象皇帝”
.....

刁南成探长先是仅只注意着女宾，当他看到骆驼光临时，魂都飞掉了。

“这个骗子怎么和国会议员混到一起了？”他喘着气自言自语，顿时又是血压向上冲，浑身冒出冷汗。

侍仆又在“唱名——”：

“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手杖又击了三下：“水仙花皇后谭金枝小姐！”手杖又再击三下：“骆驼教授！”手杖又再击：“克丽斯汀·琪莱.....”

嗨，克丽斯汀·琪莱是最近全世界触目的绯色新闻名女人，在英伦闹得满城风雨，陆军大臣垮了台，内阁首相的地位为之动摇，一位名医为她自杀丧命……她不是因假证罪被判罪在英国入的狱吗？怎么会……

所有在场的宾客听得这动人的名字全转过头去行注目礼，尤其是男宾，一个个引长了颈子，年纪大的又忙着擦眼镜。

这位克丽斯汀·琪莱小姐竟是骆驼的舞伴，他哪儿弄来这么一个女郎，取这么一个名字。

“妈的！骆驼又在搞什么？……”刁南成自语，说着忙走了过去，警探长看见国会议员是非得敬礼不可的。

骆驼又是和国会议员一起驾到的，刁南成需得礼貌一番。

“骆教授，我有话和你说！”

“别忙，主人正在迎接我们！”骆驼摇手说。

宴会的主人沙哇奴爵士是个诡秘的人物，半秃头，鹰钩鼻子，消瘦而满生儿腮胡子，五十来岁年纪，精神倒是顶盛旺的，碧绿的眼珠闪露着青光，架着一枚单片的水晶眼镜，一根丝带垂得长长的，毕挺的燕尾服，圆盘领，镶钻的珍珠胸花，十足的一位十九世纪的绅士。

他是欢迎那位国会议员而走过来的，同时，也是因为那位水仙花皇后和那称为克丽斯汀·琪莱的女郎的艳丽将他吸引了，这位年过半百的爵士也是一个风流种子呢，他和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先生握手后，作其绅士状，又去吻水仙花皇后和克丽斯汀·琪莱的手，骆驼站在最后，为了礼貌上的关系，他很勉强地又和骆驼握手，骆驼的那副可恶的揍相使他呕心。

国会议员特别替骆驼介绍，说：“这位骆教授是中国慈善家，他为响应沙哇奴爵士发起的慈善义卖，特地捐赠中国古瓶一只，以襄盛举！”

沙哇奴爵士连忙鞠躬，说：“欢迎！贫民和残废儿童为你祝福！”

他们便有笑有说的，好象是老朋友，刁南成呆立在一旁，插不上嘴，他有点纳闷，骆驼竟和国会议员成了知交！岂不怪哉？

骆驼究竟是怎样和国会议员搭上线的呢？这是他的机智，也是他侥幸。

骆驼乘车离开机场时，发现有警车向他跟着，他就猜想，刁南成探长对他有成见，或会对他有什么不利，虽然他是挂着教授的名衔，但是在全世界各地他有着不少的底案，很容易就将身分揭穿了，他需得先找一座靠山。

于是，他首先查阅檀岛的名人录，在观光旅社用午餐时，又做了阔客大量分发“贴士”（小费），将旅馆里的下人一个个打发得嬉笑颜开，他一方面打听那些名人之中有缺点的。

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先生有很好的风流名声，寡人有疾，艳闻遍传檀岛，正合乎骆驼利用的对象呢。

骆驼化了十元美金的小费，叫仆欧背出克劳福议员的情人的名单，仆欧如数家珍似地一连串说了十数位名女人。

水仙花皇后谭金枝小姐是克劳福议员最近最亲的情人之一，电话簿子上有她的芳名，骆驼便拨了电话。

“我是克劳福议员的秘书，克劳福议员命我通知你，今晚请你参加沙哇奴爵士的宴会，下午六时到他的办公室会面！”

“对这种上流社会的交际宴会，没有名女人是煞风景的，这位谭小姐欢天喜地的立刻先上美容院去了。

骆驼又拨了电话给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先生，他说：“谭金枝小姐请我通知你，五点钟她到你的办公室来看你！”

“你是谁？”克劳福问。

“我是美容院的理发师！”骆驼说着，即挂断电话。

午餐后，他又寻访一位叫做克丽斯汀的混血名交际花，据说国会议员克劳福先生未与水仙花皇后谭小姐在一起以前是和这位小姐过往甚密的，骆驼亲自登门拜访，购了大束的玫瑰花，递上名片。

克丽斯汀很高兴看见有学问的人，尤其是教授的名片吸引她的兴趣，她就在闺房内接见了骆驼，可是骆驼的一副揍相使她恶心。

“有何指教？”她不乐地问。

“我是冒昧来邀请你，参加沙哇奴爵士的慈善舞会的！今晚上是欢迎美国的石油大王布鲁克先生捐赠钻石义卖，本来约翰·A克劳福先生是邀请你的，可是谭金枝小姐抢先了一步，她缠着克劳福先生不放，我路见不平，特地来邀约你！”

听见了水仙花皇后谭金枝小姐的名字，克丽斯汀就妒恼不已，她愤然地要去兴师问罪。

骆驼说：“现在为时尚早，五点钟谭小姐和克劳福先生在办公室内会面，我们赶在那时候闯去最好。”

克丽斯汀有了怀疑，说：“你是怎样知道的？”

“克劳福先生的女秘书告诉我的！当然我所指的女秘书是指‘黑市’的女秘书！”骆驼故作神秘地，说时，眨了眨眼睛。

克丽斯汀半信半疑，只是有一样她是完全可以完全相信的，就是约翰·A克劳福先生最近半个月来很少邀宴她了，难得一次同游也总显得心不在焉的敷衍姿态，听说，他目前是和水仙花皇后谭金枝小姐打得火热。

参加沙哇奴爵士之古堡宴和慈善舞会，是一般名女人最为向往的事

情，克利斯汀毫无考虑地就接受了骆驼之邀请。骆驼一鞠躬，说：“谢谢你接受我的邀请，相信你还要美容一番，五点钟以前，我来接你先到克劳福的办公室去，相信那时候谭金枝小姐也到了，他们两位一定会很窘呢！”

骆驼出了克利斯汀的香闺，驱车在火奴鲁鲁市内打转，在夏威夷六十余万的居民之中，华人约占四万人左右，大多数是商民，所以市面上的华侨商店不在少数，以饭馆为最多。

骆驼知道，刁探长是派有人跟踪盯牢他的，随时都会找他的错，但是他不在乎，走进了一间古董商店，这种古董商店，大部分的古玩都是唬“洋盘”的，骆驼左挑右选，以最廉价购买了一件“乾隆”磁器——一只古瓶。五点钟不到，骆驼又重新来到克利斯汀香闺，这位混血的金发女郎早已打扮妥当，她真是丽质天生，只可惜沦落风尘。

一袭紧身的玫瑰红的晚礼服，V字型的领口几乎开到了胸膛，两团肉球既白又嫩高高的挺起，在那深洼的乳沟中央，由颈项上垂下来一枚镶钻的项链，更具诱惑魅力，金黄色的头发高高挽起，在头顶上盘了一只髻，髻与额顶之间也别了一枚钻石，垂轮式的钻石耳坠，轻抹了玫瑰红色的唇膏，和玫瑰色的夜礼服相衬，长统白手套的指头上戴有一枚镶钻的玛瑙石戒子，最为别致的是她的腰间束有一朵鲜红色的玫瑰花和红缎子的腰带，将纤腰紧束，细得几乎迎风可折，罗伞型的短裙露出一双纤纤玉腿，在脚踝间还戴有一串闪钻链子，真是个艳光四射。

骆驼恭维说：“克利斯汀小姐，你的艳丽，已经是超尘出俗了，加上这样的打扮，是会压倒群芳的呢！”

克利斯汀说：“谢谢你的赞美！”

于是她挽着骆驼的膀子，一老一少，一高一矮，一美一丑，相映成趣，假如真让她们配对的话，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他俩出了公寓，即驱车往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先生的私人办公室去。

骆驼在车中说：“我和克劳福先生虽然见过面，但是并未经过正式介绍！”

克利斯汀很大方地说：“我会替你郑重介绍的！”

不久，他们已来至克劳福的私人办公室，那是一座壮巍的大楼，克劳福先生除了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外，自己还有许多事业。

他手底下的职员也不知道有多少，骆驼和克利斯汀走进门，因为他们穿的象是宫廷宴的打扮，吸引了全楼上下所有的人注意，尤其是克劳福先生的女秘书。

她刚才在电话里偷听到的是克劳福先生与水仙花皇后谭金枝小姐互相约好去赴宴的，为什么克利斯汀竟自动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形状古怪的老头。

嗨，恐怕会有热闹可看了呢！

女秘书立刻用对话机通知了克劳福先生。

这位肥头大耳年过半百的风流议员立时坐立不安，好在他对异性们的争风吃醋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只需考虑，待会儿谭金枝小姐光临时如何应对？

克利斯汀小姐到克劳福的办事处向来是可以横冲直撞的，这时候他的办公室的大门已经推开了。

克利斯汀小姐的打扮使克劳福怦然心动，早知如此他就约克利斯汀去参加宴会了，但是跟在克利斯汀背后的那个人是谁？他和克利斯汀比较，差不多矮了一只脑袋，又干又瘦，眼如铜铃，朝天鼻子大龅牙，面目可憎已极！

“来，我替你们介绍！”克利斯汀果然言而有信，很郑重地替骆驼介绍：“这位是骆驼教授，刚由东南亚回来，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这位是夏威夷州的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先生！”

骆驼一鞠躬，赶上前和克劳福握手，跟着递上名片，说：“我特别劳烦克利斯汀小姐给我们介绍，实在说，我有一点事情不大明白，想来向国会议员请教！”

克劳福谦虚说：“你别客气！”

骆驼便摸出那份请帖，那是在机场时自刁探长的口袋中扒来的，他用退色药水将刁探长的名字涂去，再填上自己的名字，他摸了出来，双手递给克劳福先生过目，边说：“美国是最注重慈善事业的国家，尤以夏威夷州手屈一指，我正在环游世界旅行，路经夏威夷，刚下了飞机，就接到了这么的一张贴子，是什么沙哇奴爵士欢迎石油大王布鲁克慈善舞会，又是十个什么慈善人民团体联合邀请。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克劳福含笑说：“石油大王布鲁克先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善长仁翁，这次新婚蜜月旅行道经夏威夷，特捐赠共有十八克拉钻石的项链一串供慈善义卖，于是便由十个慈善事业人民团体联名邀请，举凡社会名流，对慈善事业热心者，都一律邀请，骆教授大概平日也乐于施舍，所以也被列入名单之内！”

骆驼作恍然大悟状，说：“啊，原来如此？”

克劳福点首说：“今晚上我也要参加！”

骆驼便说：“既然以慈善为前题，我们的财富当然无法和石油大王相比，但也得聊表寸意，是否我们也应该捐赠一些东西，参加这次义卖呢？”

“那当然是好的！”

“我从远道路过而来，携有乾隆朝代的古瓶一只，可否请国会议员推介，参加此一盛举？”

克劳福说：“你是被邀请者，捐赠古瓶参加议卖，当然是极受欢迎的了！”

骆驼便打开了携带而来的木匣子，取出那件刚购自古玩商店的乾隆磁瓶，置在桌上，供克劳福和克丽斯汀欣赏。

他们两位俱是不识货的“洋盘”，对中国古玩都一窍不通，那带着翡翠色滑溜溜的磁瓶，上面还盘有两条黄龙，充满了浓厚的东方色彩。

克劳福和克丽斯汀赞不绝口。

正在这时，办公室的弹簧门又自动的启开了——水仙花皇后谭金枝驾到。

这位谭小姐却完全是东方色彩的晚装打扮，头顶上盘着乌亮的发髻，围绕着一串闪钻，珍珠耳坠，珍珠项链，淡淡的娥眉扫月，乌亮的汪汪水眼，淡抹脂粉，朱唇皓齿，显得楚楚怜人，一件紧身的盘花金色旗袍，长度拖地，现出了曲线玲珑，长统白丝手套，加上白缎子的披肩，雍容华贵，落落大方。

嗨，这简直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两位少女全出现在这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了，一位是代表了东方色彩，另一位是代表西方色彩，克劳福先生若是两位兼得的话，就是享尽人间艳福了。

谭金枝小姐原是兴致勃勃而来，但当她走进了办公室发现克丽斯汀小姐在座时，立刻柳眉倒竖，脸色一板。克丽斯汀冷言冷语地说：“我早料

到，‘东方妖姬’是非到不可的！”

谭金枝也冷冷地说：“我也想得到‘杂种狐狸’一定会出现的！”

克劳福先生左右做人难，连忙双手乱摇，请她们两位不必争吵，他忽的拉住骆驼走至墙边，轻声说：“无论如何请你帮我一个忙！”

骆驼知道，已如计得售了，便故意地说：“有什么可效劳的？”

克劳福说：“你不是有一份请帖吗？每一份请帖，可以邀请一位女伴！”

“唉，我单身旅行来到火奴鲁鲁，到哪里去找女伴？”

“这里，不是现成的有着两位小姐吗？”

“呵呵！”骆驼笑了起来：“老哥应该享齐人之福，难道说，要分一杯羹不成？”

克劳福着急，压低了嗓子，说：“但是一份请帖，只能邀请一位女伴……”

“你感到左右为难了么？”

“说的是呀？所以我恳求你帮忙，代我邀请一位做你的舞伴！我一定感激不尽！”

骆驼有意作弄人，向两位女郎打量了一番之后，猛摇头，说：“不行，两位小姐，喜欢的是有财有势的国会议员，我只是个穷教授，没资格邀请这种金枝玉叶的名女人，她们不会高兴接受我的邀请的，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不！你一定要帮帮我的忙……”克劳福已开始用恳求的语气。

骆驼说：“请帖的末页上，须注明女伴的姓名，到会时侍仆还要‘唱名’，你的两位女伴，谁都愿意和国会议员将芳名唱在一起，所以我随便邀请哪一位，都可能会碰壁讨没趣呢！”

克劳福一想，骆驼教授所说的不无道理，若指定他们两人谁邀请谁，必然会引起纠纷……他忽的猛然一拍大腿，说：“有了，我们四个人一道去，不必分名次，岂不就行了！”

骆驼的心中暗自高兴，却一耸肩说：“我划不来，没吃羊肉一身骚，替人背黑锅，这是很不上算的事情呢！”

国会议员一笑说：“我喜欢交中国朋友，因为他们吃得起亏！”

这就是骆驼之所以和国会议员约翰·A克劳福先生交上了朋友，四